

湖北文理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立项学科成果
湖北文理学院鄂北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汉水流域 民歌研究

袁仕萍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水流域民歌研究 / 袁仕萍著.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16-08587-8

I. 汉… II. 袁… III. 汉水—流域—民歌—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0902 号

出 品 人: 袁定坤

责任部门: 高等教育分社

责任编辑: 陈 沙

封面设计: 张 弦

责任校对: 范承勇

责任印制: 杜义平

法律顾问: 王在刚

出版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 襄阳鼎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字数: 151千字

书号: ISBN 978-7-216-08587-8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 430070

印张: 4.5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插页: 2

定价: 21.00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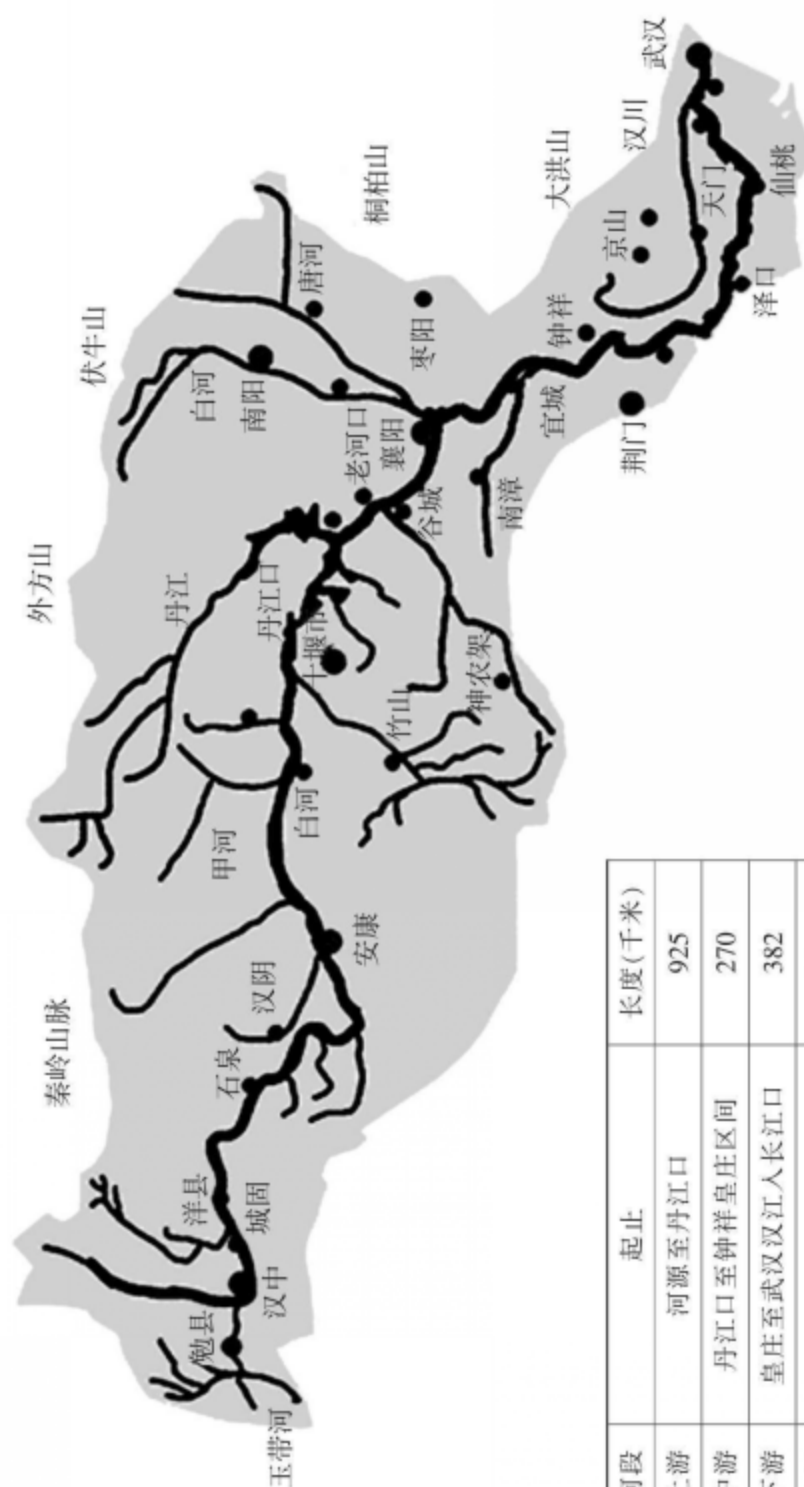
本社旗舰店: <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 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 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汉江流域示意图



河段	起止	长度(千米)
上游	河源至丹江口	925
中游	丹江口至钟祥皇庄区间	270
下游	皇庄至武汉汉江入长江口	382
合计		1577

内容简介

汉水是古代“江河淮汉”四大名渎之一，地处承东启西、勾连南北的文化交锋区和汇集地，具有突出的文化历史地位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本著以汉水流域民歌为研究对象，采用整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文献阅读相结合，原典阐述与现代阐发相结合的方法，尝试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文艺学、语言学等相关理论，立体透视和系统把握汉水流域民歌的审美本体特征和社会文化功能。对汉水流域民歌进行系统和全面研究，努力展现其历史和现实的全貌，一方面是对中国民歌研究进行扩展和深化，改善中国民歌研究集中在少数民族民歌研究的倾向性，从学术层面提升汉水流域民歌研究的重要性。另一个方面是对汉水流域民歌研究进行促进和推动，加强汉水流域民歌研究的基础工作和突破发展，从社会层面重视汉水流域的文化历史积淀与现实转换。

绪 论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它是最古老的文学，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秀的传统；又是最有群众性的文学，始终受到亿万人民的热爱。从世界上最长的长诗到最短的谚语，民间文学有众多的体裁，它的优秀之作可以同第一流大作家的作品媲美。鲁迅曾经盛赞民间文学，他说：“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①这是符合事实的。我们看到许多神话和史诗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无数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诗经·国风》与乐府民歌确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它们所蕴含的意义是如此深刻而精美。

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形式，不管是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还是词、曲和戏曲、小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起源于民间文学之中；历代的文学高峰，不管是诗经、楚辞、建安文学、唐代诗歌，还是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同民间文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卓有成就的伟大作家都受过民间文学的哺育……这些事实说明民间文学是相当重要的。对民间文学有深刻研究的高尔基说：“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

^①鲁迅：《偶成》，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美，还是就创作天才来说，人民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他们创作了一切伟大的诗歌、大地上一切悲剧和悲剧中最宏伟的悲剧——世界文化的历史。”^①然而，由于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处在被压迫的悲惨境地，他们的文艺创造常常受到压制和迫害，他们在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能得到及时的记录和公正的估价，以致在不少人心目中，民间文学是低级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由于这种传统偏见的长期影响，民间文学的巨大艺术价值常常不为人们所知。这种情况对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离开了民间文学，如何能总结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离开了民间文学，如何能实现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创造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不是在当时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过辞赋体吗？李白如果不是对古乐府民歌和当时的唐代民歌进行过全面刻苦的学习，能写出那么广受欢迎的华美诗章吗？杜甫最有代表性的名作“三吏三别”不正是运用乐府歌行体的形式和笔法来进行创作吗？《窦娥冤》《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著名的戏曲、小说，哪一部作品不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伟大作家需要民间文学的哺育，这是一个重要的艺术规律。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古希腊最早的作家——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在创作中都离不开希腊神话、史诗、民间歌舞等民间文艺的“土壤”。《神曲》《十日谈》以及莎士比亚、莫里哀的名著都同学习和运用民间文学成果有密切关系。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威廉·退尔》以及拜伦、雪莱的一些长诗、

^①高尔基：《个人的毁灭》，见《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诗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著名作品，也都取材于民间传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法国民众诗人贝郎瑞，都是运用民歌形式写作的。俄国民族诗歌的开山大师普希金，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终生都热爱并学习民间文学。在欧洲小说家中，不用说自幼就热爱民间文学的司各特和果戈里了，就连巴尔扎克，不也把他伟大的“人间喜剧”称为西方的“一千零一夜”吗？列夫·托尔斯泰早在创作初期就盛赞民间文学是人民自己的文学，是优美绝伦的。在他晚年所写的《艺术论》中，又把情真意切的民歌作为真正的优秀艺术的典范，认为它们真挚感人，动人心弦，是最高级的艺术作品。高尔基从小就是一个民间歌手和故事家。他非常熟悉民间文学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始终强调青年作家要学习民间文学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语言技巧。高尔基在1902年致亚尔采娃的信中说：“你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惊人的丰富的形象、比拟的恰切、有迷人的力量的朴素和描写的动人的美。深入到民间创作中去——这是最好的。它好像是山间的清水、地下的甘泉。接近民间语言吧！寻求朴素、简洁、健康的力量，这力量用两三个字就造成一个形象。”^①

几千年来，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在平行发展之中，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相对历史悠久、蕴藏丰富的民间文学创作，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却出现严重薄弱与滞后的现象。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大致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进行的，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为开端，民间文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现代民

^①高尔基：《高尔基致亚尔采娃》，见《古典文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91页。

间文学研究的先驱们把民间文学作为中国精英文学（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之外的一种独特精神资源进行研究，试图从中寻找强健的民族精神和真纯的艺术表达方式，为新文学服务。特别是在传统精英文学的价值和命运受到新文学运动质疑的情况下，民间文学还被一些研究者赋予拯救的使命。因此，民间文学研究作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它的成长是比较迅速的。

汉水流域民歌，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水，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上，是一颗秀美无比的璀璨明珠。她北有九曲黄河，南有万里长江，从汉中宁强县境内的蟠冢山发源，横贯陕南、湖北，穿山过峡，奔腾东去三千里，在汉口汇入长江，流进大海。亿万年的峥嵘岁月，不仅赋予她以雄奇秀丽的身姿，而且成就了她丰富的历史。她不仅气候湿润、物产丰茂，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民歌，就是汉水流域千百年来的一种最具活力的艺术种类。众所周知，民歌是伴随着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鲁迅先生在《不识字的作家》中说的原始社会劳动者抬木头时发出的“吭吁吭吁”声，就是民歌艺术的滥觞。《淮南子·道应训》亦云：“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民歌早期的这种“举重劝力”的作用，千百年来不断充实、发展为拉纤歌、打夯歌、脚夫报路歌等，一直保留至今。在《诗经》里，我们就可以寻找到汉水流域民歌的踪迹，其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等 25 首，就是流传于汉水流域的民间歌谣。周满江在诠释《诗经》时说：“西周时期在汉江流域有许多诸侯国，如申、郢、蔡、随、庸等（后被楚兼并），当时称‘南音’，或简称‘南’。”这样，汉水流域自然成为周公、召公采风的范围。诸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永矣，不可方思”。这些诗句，无疑直接缘于汉水民谣。

汉水流域民歌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种类——汉江号子，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前 475—221）汉水已通行舟楫。《禹贡》在记述梁州贡道时说：“浮于潜，逾于沔。”沔水即汉水上游。《战国策》记述汉中的军队在夏天水涨时乘船顺汉水而下，四天可以到达五渚（今长江中游江陵县），可见当时从汉中沿汉水东下长江已是畅通无阻。另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的《日书》所记，当时汉水可以“船行”，即可以行船。上水行船主要靠纤夫拉，而拉纤是一种十分繁重和辛苦的工作，纤夫们需要用号子统一步调、统一意志、调剂精神、鼓舞热情和士气，这就产生了独具风格的汉江号子。1982 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专程到汉水中游的安康一带采风，实地考察汉江号子。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认为汉江号子源远流长，不仅是汉水流域、而且是中国民歌中的瑰宝。汉水流域民歌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受临近的三秦、巴蜀一带不同风格的影响，加上明清之际的大批移民，带来了湖南、广东一带的民歌，使汉水流域民歌又具有了某些江南色彩。

汉水地区具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民间文学艺术非常丰富，它所孕育的汉水流域民歌更具有其独特的魅力。然而，随着席卷而来的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浪潮，西方化、消费化、市场化等思潮正时刻洗礼着人们的头脑；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机械化的不断推进，无时不在影响着人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如同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民族的文化艺术一样，汉水文化中一些有地方特质韵味的艺术形式，正遭受着消亡的命运，

一步步远离人们的生活，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汉水地区的民歌文化和无数文化一样，由主流变为潜流，渐渐失去其生活的状况、生活的资源，进而无可奈何地成为了遗产——一种遗存、不可再生的不动产。

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带有国际性和世纪性的人类文化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89 年公布了《保护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建议书》，并于 1998 年通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之后，又于 2003 年 10 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of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一项国际性的世纪大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传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包括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在其口头传统范围中明确指出：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语言，即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指在民众中长期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故事、歌谣、说唱等传统语言艺术以及与之相关的表演活动；二是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如定期举行的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等。

汉水地区民间文化中的民歌民谣是祖国文化的珍贵财富之一。高尔基曾经说过：“民间歌谣为一切韵文之祖。”民歌艺术亦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阶级和政治偏见，视民间文艺为“下里巴人”，没像对待正统出生的文人文艺那样记录保存下来，致使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只能长期流传于人民口头之中，自生自灭。现在很多优秀的民歌民谣也面临着“人亡艺亡”的结局。如今太平盛世，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无前例的重视，正是抢救

民间文艺财富的大好时机。为了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为了子孙后代能传承民族文化，收集、整理、研究汉水流域民歌也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

本著作对汉水流域民歌的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关于歌谣的研究有着共同的学术取向：通过民歌解读汉水文化，通过汉水文化解读当地人文风情，阐释汉水文化、汉水流域民歌在当下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意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展现研究者对汉水流域民歌的历史思考和现代应答。现在大部分汉水流域民歌失去了其滋养、繁荣的基础，老一代歌手的衰老和谢世，传承出现断裂，汉水流域民歌面临濒危境地。抢救、挖掘、搜集、整理和保护汉水流域民歌，不仅可使汉水流域民歌艺术继续流传，而且能丰富其艺术表现形式，使其与时俱进，和谐发展，继而将促进中国民歌艺术的丰富和发展。

本著作的研究者作为土生土长的襄阳人，对汉水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特别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汉水流域民歌，研究者更是从小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受益匪浅。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声音轰响不绝于耳，一座座厂房占据了农田，重归故土，已经聆听不到儿时田间地头那质朴的格调，感受不到那浓厚的故乡浓情。时光荏苒，物景迁移。如今，在汉水大部分地区，传唱民歌民谣的习俗正像大地田间的葱绿，头顶的蔚蓝，一片片，一缕缕，已渐行渐远。

本著作创新之处一是在材料获取和分析方法上，采用实地田野调查和文献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一是通过实地考察来观察、追踪汉水流域民歌在当代乡村的呈现，了解当下乡民对其的记忆和表现；把各种文献资料视作田野报告人的陈述，具体分析各种文献背后的历史语境，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较为

系统地来解读当前汉水流域民歌与汉水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外在的具体表现方式。二是对跨学科研究探讨方法的新尝试。本著作运用文化人类学与美学、民俗学的相关理论对汉水流域民歌民俗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第一次从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形态对汉水流域民歌的文化内涵和特色进行了阐释，因而做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探索。

通过对汉水流域民歌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的相关文献的梳理，运用文化人类学、美学、文艺学等相关理论，从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出发，深入剖析汉水流域民歌的社会文化意识和社会文化功能，试图找出汉水流域民歌与汉水文化的深层联系，探索关于传统民歌艺术在当下的保护、传承的方式方法，为实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有效的策略。

本著作主体部分共分七章。绪论陈述了本著作的选题缘由和本著作的创新突破点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是民歌研究的学科背景和相关的理论阐释；第二章剖析了汉水流域民歌产生的文化土壤，主要从汉水地区的地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三方面来分析汉水流域民歌的文化生态环境；第三章在整理田野调查的汉水流域民歌材料的基础上，以汉水流域民歌的题材种类为出发点，辅以研究者的认识和理解，对汉水流域民歌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释；第四章分析了汉水流域民歌歌词意蕴：歌词的形象自然之美、兼具含蓄与开放之美的歌词意象、纯朴天真的歌诗之美、歌词结构的对称之美；第五章分析了汉水流域民歌价值；第六章从当下的全球化文化语境出发，分析研究了汉水流域民歌面临的传承困境和挑战；第七章用比较研究方法，结合汉水流域民歌文化实际生存状态，提出保护与传承汉水流域民歌这一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的建议和方法。

关于汉水流域民歌文化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是汉水流域民歌是与汉水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门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它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是知识系统和教育系统的结合，是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二是认真研究汉水流域民歌的艺术表现方法和它的地方文化内涵，对于认识、了解、分析汉水流域地区的社会风俗的演变，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进行文学创作，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三是汉水流域民歌具有汉江流域特色的艺术文化之一。把汉水流域民歌艺术作为文化旅游经济的一大品牌推向市场，对汉水流域发展建设经济文化中心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民歌研究的学科背景	1
第二章 文化生态理论视野下汉水流域的地位	12
第三章 汉水流域民歌的分类	28
第四章 汉水流域民歌的歌词意蕴	91
第五章 汉水流域民歌的价值	100
第六章 原生态汉水流域民歌面临传承困境和 挑战	110
第七章 汉水流域民歌保护与传承的对策与建议	114
结 语	121

第一章

民歌研究的学科背景

身处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现代生活之中的每个关心民歌发展的学者，都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传统的民歌将向何处去？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又该有何作为？是把目光继续停留在“古老文化的遗留物”之上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火热的现实社会生活？是仅仅满足于对民歌文化传统的挖掘，还是直接面对并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是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口耳相传的狭小民歌范围，还是扩展到现代传媒影响下形成的鲜活的新民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门学问完全无视千百万人的现实生活，即使它有着辉煌过去，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长期兴旺发达的。对民歌的研究只有根植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沃土之中，才会有蓬勃生机和美好前程。

一、突破“古代遗留物”范围，直面现实生活

国外民歌理论的出现与繁荣是伴随着民俗学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国外民间文学理论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古俗”（Antiquities）和“大众古俗”研究，当时一批从事古老知识与古物研究的学者，曾创办有关杂志，并出版了一批相关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伯兰德（John Brand 1744—1806）《大众古俗之观察》。在这部书的总序中特别强调“口

头传承”(Oral Tradition)。1846年,英国的威廉·约翰·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rns, 1803—1885)向《雅典娜神庙》杂志写了一封信,信中首次提出“民俗”(Folklore)这个词,他说“贵刊发表的文章常常显示出我们对于在英格兰称之为‘大众古俗’或‘大众文学’的兴趣。汤姆斯第一次对民俗概念、性质、内容作了界定,将古老年代的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作为民俗研究的主要内容,把民俗当做一门学问看待和一种“古代文化遗留物”体认。汤姆斯关于民俗学科的观点,在英国得到普遍的接受。1878年10月,英国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成立,并出版了《民俗学杂志》(The Folklore Record)。在此后近20年中,这个学科从英国及其附属国,很快影响到美、法、德、意等西方诸国。1888年美国民俗学会成立,1890年德国柏林民俗学会成立,稍后法、意等国也接受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一名称。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 1832—1917)分别于1865年和1871年出版了《人类早期历史研究》和《原始文化》。他认为野蛮人的心智现象遗存在幼稚的游戏、信仰、谚语和故事中,而这种遗存被称为“遗留物”(Survival)。他在《原始文化》第三章“文化中的遗留物”提出“遗留物”学说,并把野蛮人的信仰和行为与现代农民的民俗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各种类型的民俗都是原始文化留存在现代社会的残余。因此,每一个民俗事象的发现都可能有助于修复一点原始文化的本来面目。他的“遗留物”理论的要点是:在文明社会里有许多风俗不可理解,这是因为它属于原始文化,只有通过分析与它们同时存在的神话传说,并证之以未开化民族相应的风俗和神话传说才能解开这些风俗的文化之谜。

“遗留物”说在民俗学界的流行,形成了民俗研究的人类

学派，他们信奉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遗留物”学说，假设“原始民族”文化与欧洲农民的“遗留物”在文化史上的“同时代性”，研究对象大多是奇风异俗，即那些存在于这个时代却在本质上不属于这个时代、并常见于边缘地区的文化现象。安德鲁·兰（Andrew Lang，1844—1912）在1884年出版的《风俗和神话》第一章“民俗学的方法”中说：“有一门科学，考古学，搜集并比较古代种族遗留下来的实物，如斧子和箭簇。另有一门学问，民俗学，搜集并比较古代种族的非实体的类似遗物：遗留下来的迷信和故事，以及那些见之于我们的时代却又不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观念。准确地说，民俗学致力于研究那些极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极少取得文明上的进步的民间群体、大众和若干阶级的传说、风俗和信仰。民俗的研究者立即就会发现这些在进化上落伍的阶级仍然保留着许多野蛮人的信仰和行为方式……民俗的研究者因而被吸引去审视野蛮人的习惯、神话和思想观念——欧洲的农民仍然保存着它们，并且，它们的形态不乏本来的朴野。”在这里，民俗的“民”被定义为“那些极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极少取得文明上的进步的民群、大众和若干阶级”，他们是进化上的落伍者。并且，他特意把“欧洲的农民”作为代表列举了出来。因此，野蛮人风俗和各种奇风异俗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英国的阿尔弗雷德·纳特（Alfred Nutt，1856—1912）也属于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他在1899年出版的《田野和民俗》中认为：“这些遗留物就是民俗，就是民——社会中那部分没有学问、又最落后的人——的知识。”文明是“城市生活的产物，民俗是乡村生活的产物”。纳特认为民俗像庄稼一样，只能生长在乡土里，民俗是农民所特有的，而把其他职业和阶层的人排除在“民”之外。这种观点在民俗学界根深蒂固，支撑着研究奇风异俗的历